

# 破坏土地：全球仍在继续推进杂交水稻种植

(Killing fields the global push for hybrid rice continues)

国际遗传资源行动组织 2007 年 10 月

种子行业将无所不用其极的阻止农民保存种子，因为从种子上赚大钱的唯一方法就是迫使农民每年都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水稻，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作物之一，杂交品种（那种本来不育的，可谓“自杀型种子”）毋庸置疑会受到推崇。当然种子公司想让人们相信推崇杂交稻的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于是他们谈论可以给农民带来高产量和高利润。但如果你到田地里察看实情，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实现。

## 破坏土壤的凶手

全球对杂交稻的推崇仍在继续.....

国际遗传资源行动组织公布了一篇报告，其中记录了杂交水稻在亚洲令人沮丧的情况。尽管有着高产量的承诺，杂交稻却在农田里遭遇惨败的下场。据说唯一从中获得成功的国家就只有杂交稻神话的诞生地——中国。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于是我们决定 2006 年前往中国去听听那里的农民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的故事证实了我们对于中国成功的怀疑。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得出的产量与农民在田地里得出的产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一些农民表示产量根本没有增加，而那些产量有所增长的地方，主要依靠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和稳定的灌溉体系。我们遇到的中国农民告诉我们：种植杂交稻三年之后，他们贫困依旧。在一些亚洲国家，农民还在种植杂交稻，这通常只是因为政府项目资助或是像中国和缅甸一样，农民没有其他选择。就连长期支持杂交稻的世界银行也通过其资助的国际水稻研究机构开始认识到这类项目是如何误导水稻种植的。在今年早期出版的一篇报告中，世界银行抨击了菲律宾政府，认为其杂交稻津贴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然而政府仍旧泰然自若地用他们雄心勃勃的项目来推动着杂交稻的发展。

在亚洲和非洲，杂交稻被吹捧为满足食品安全蓬勃发展的关键。它与包括石油开采或农用燃料生产的广泛合作协议一起，被看作可以应对迫近的能源危机的重要元素。

发展中国家并非杂交稻的唯一生产者。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也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地中海气候地区的区域合作研究网络 **Medrice** 进行着田间试验。

## 跨国公司和中国的种子帝国

中国是涌现出来的这些跨国稻种企业的中心。有些加入这稻种竞争的是有名的跨国企业，比如：农药和种子大亨拜耳、杜邦和孟山都和农业综合企业巨头 **Charoen Pokphand**。在中国内外运作的中国公司可能不是很有名，但他们也沿着这些大型种子公司的道路在发展，甚至更具侵略性。杂交稻的确是他们登上全球种子行业舞台的入口，而且他们还有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日益强大的形象作为后盾。正像孟山都和其他公司希望与中国种子公司合作进入中国种子市场，中国企业也与国外工业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从而确保他们在国外市场的一席之地。于是，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些地方常看到大量的小企业与中国公司合作销售中国产的杂交稻。

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一个合并案就涉及一家中国种子公司。2007 年 7 月，法国维勒默罕公司（世界第四大种子公司）收购了袁隆平高科技农业（中国最大的种子公司之一，也是杂交稻的主要供应商）46.5% 的股份。许多中国公司都与中国公共农业研究体系紧密联系或脱离。该体系常通过国际发展协定取消其公司的交易。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些国家设立种子研究中心，并将其作为中国企业和当地公司合资杂交稻项目的基础。四川农大——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的一个私立分支机构正在与缅甸政府合作。

在马达加斯加，中国将建立一个耗资一百二十八万美元的杂交稻发展中心。该中心是中国为促进农业生产而努力的一部分。这是中国许诺将在非洲国家（包括：塞拉利昂、莫桑比克、加纳、埃及和尼日利亚）开展的十个农业技术项目之一。在利比里亚，中国和利比里亚农业技术合作开展的杂交稻种植技术集中培

训项目最近得到了总统 Ellen Johnson-Sirleaf 的称赞。据报道，受此项目影响，利比里亚计划明年建立一所农业学院。

### 国际水稻研究所黯然引退

在推崇杂交稻的进程中有一些事情显得尤为突出，那就是推崇在热带地区发展杂交稻的私有机构国际水稻研究所黯然引退了。在它 2007 年至 2015 年的战略计划中，只提及“带来希望、改善生活”，而杂交稻却消声灭迹了。IRRI 逐渐退出，不再与四处签约合作设立杂交稻研究中心的中国抗衡了吗？

好像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已经控制住这场竞争战的阵线，所以可能已经不再需要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育种项目。IRRI 真的非常适合激烈的农业研究私人化领域：整个 IRRI 的杂交稻工作都是为了激励私有种子工业。毋庸置疑 IRRI 其他的工作也是“异曲同工”，就如它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今年早些时候，IRRI 与印度尼西亚达成研究协议：支持发展高产量、高质量和抗病虫害的改良型水稻品种。这听上去像是它在菲律宾开展的转基因细菌疫病水稻试验（该试验因受公众抗议而停止）的复苏。同样地，据报道，IRRI 正在进行转基因研究，开发“C4 水稻”。据推测该水稻能够推进作物的光合作用，从而使作物产出更多的谷粒，就像 C4 植物的玉米一样。它还在继续生产取得专利的“黄金大米”——由 Syngenta 掌控的 β 胡萝卜素更多的转基因水稻品种。

### 威胁仍在继续……

绿色革命的高产量品种所带来的恐惧可能已经从集体记忆中消退，但是许多人对于饥荒的畏惧仍像闹剧的鬼一样让人不得安宁。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有一个小计算器正在不停地计算着世界人口（总处于增长趋势）和可耕地面积（总处于下降趋势）的比率。这必将是使多人惊恐。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估算，便不难发现除了充足的水稻种植地，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像土地和种子这些重要的资源能否平均分配。

就其本身而言，国际水稻研究所拥有 300 公顷的土地，100,000 种水稻栽培变种，它偶尔拿出一两个杂交水稻系，这对农民没有任何帮助。这种疯狂的行为何时才是尽头？杂交稻也是这样的。发展杂交稻最主要的论据就是不断增长的对食物的需求。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的日益增长，人类将面临更少的土地、水源、劳动力和农药。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杂交稻却表现得更糟，几乎每个种植杂交稻的国家都有这类经历。我们从不同国家的项目中了解到：政府将纳税人的钱作为津贴只是启动杂交稻项目，这些钱或多或少的都装进了种子和农用化学品公司的腰包。然而政府仍打算把钱投入杂交稻产业……

杂交稻对农业多样性的危害已经不仅仅是基因侵蚀。现今许多经营杂交稻的公司同样也在发展转基因水稻，还涉及到许多污染事件。他们控制着快速变化的种子体系。这损害了农民的生计和食物权，并啃噬着可持续农业的命脉。

### 拒绝“批发”欧洲共同体的种子指示

希望欧洲共同体为保护以保存和交换种子为生的农民设立法律体系的愿望在今年 4 月遭遇挫折。8 年前发布的 98/95/EC 指示，内容涉及了欧洲共同市场所有的种子工业。当时普遍认为为了保护基因，有必要为所谓的“保存稻种”创设特定的环境。这就促成了立法，并清楚地说明了 98/95/EC 指示在实践中的意义，使其最终在 4 月份得以公布。结果，经过跨国种子公司和一些同盟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多年游说，这项立法变得极具限制性。它只允许“历年耕种并适合当地的种子”在严格规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小规模地保存和交换。它不允许保存或交换适合有机农业的种子品种或用传统方法培育的新品种。在欧洲解放生产多样性种子网络一起工作的许多农民组织和民间组织对此项立法作出了愤怒地回应。他们称：此项立法的制定者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在几十年的相对不作为之后，现在，成百上千的欧洲农民们兴致勃勃地选择着育种出来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品种。许多品种都能在无需任何化学投入品的情况下生长，这些品种适合小规模种植并可在当地市场上交易。但是，几十年来这些品种都没有被商业化种植，而且不把它们当作“传统的”品种，因此它们也就不能享有被保存的权利。正如法国种子网络的 Réseau Semences Paysannes 所说：“这项指示不能保护农民手中仅存的那些少量的生物遗产。”欧洲的农民组织严厉控诉：尽管他们一直不断地要求自己的看法得到重视，但是，他们总是被排除在外，不能参与那些导致立法生成的讨论。西班牙

Resembrando e Intercambiando 种子网络呼吁一个新的磋商程序，以便生成真正能够满足农民需求的有效指示。